

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域下新闻编译课程 学生人机协同能力培养 路径研究

金 芳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大学外语部, 浙江 绍兴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7日; 录用日期: 2026年5月1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9日

摘 要

本文基于某高校《英汉新闻编译》课程实践, 考察生成式人工智能介入下学生能力的变化。研究发现, 在任务结构发生变化的条件下, 学生逐步从以语言转换为主的操作转向包含多环节选择的协同实践, 其变化主要体现在多源信息的取舍与新闻价值判断、提示表达与人机分工安排、对生成内容的核查与内容取向审视, 以及围绕特定受众展开的再叙事与表达调整等方面。在技术参与的过程中, 学生对使用边界与基本规范的理解也有所加深。本文据此构建新闻编译课堂的人机协作能力框架。结果表明, 生成式人工智能并未削弱新闻训练, 反而在适当教学设计下促发专业判断与职业责任意识, 最后提出以能力生成为导向的人机协同培养路径。

关键词

生成式人工智能, 新闻编译, 人机协同, 培养路径, 创新应用

Research on the Cultivation Path of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Ability in News Translation Course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ang Jin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Yuexiu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oxing Zhejiang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hanges in students' abilities under the intervention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in a university's "English-Chinese News Translation" course.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under changing task structures, students gradually shift from primarily language-based operations to collaborative practices involving multiple choices. These changes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selection of multi-source information and judgment of news value, prompting and expression, human-machine division of labor, verification of generated content and examination of content orientation, and re-narrative and expression adjustments centered around specific audiences. During the process of technological participation, students also deepe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usage boundaries and basic norm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ability framework for news translation class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oes not weaken news training; on the contrary, with appropriate instructional design, it fosters professional judgment and a sense of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Finally, a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cultivation path oriented towards ability generation is proposed.

Keyword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ews Translation,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Cultivation Path, Innovative Application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近几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渐渐踏入新闻传播教育的场景当中,进而对新闻生产以及教学方式的基本架构产生影响。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参与到文本的生成、信息的整合和表达的重构当中,给课程中能力的要求带来新的挑战[1]。尤其在实践性较强的课程中学生应如何同人工智能一起完成任务,已经成为不能回避的问题。现有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写作、翻译等语言任务上,把人工智能当作提高效率、改善表达的工具,关注它对学习成果和个性化的扶持所起的作用[2]。但是此类研究大多只停留在“怎样使用工具”的层面,对于具体课程中任务结构和专业能力如何随着技术介入而变化,讨论还很少。尤其在新闻传播类课程中,有关问题还没有做详细的分析。与一般的翻译课不同的是,新闻编译需要对多源信息进行筛选、整合和再生产,其过程还受到新闻价值、受众期待和新闻实践规范的限制[3]。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介入,使得选材、编译和表达等环节发生了重组,一方面提高了处理效率,另一方面也削弱了学生对于信息的判断和立场的把握。在实际的教学中可以发现,部分学生会直接使用生成的内容,而不对它的来源、倾向和适用性做必要的判断,效率的提高与专业规范之间的矛盾就出现了。

因此,本文把新闻编译课堂当作观察场域,把学生在其中表现出来的“人机协同能力”当作核心切入点,试图回答三个紧密相连的问题:在新闻编译教学情境中,学生与生成式人工智能协同工作的关键能力体现在哪些方面;在课程目标、课堂任务和评价方式中怎样有意识地设计出一条可行的培养路径;

这条路径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帮助学生在保持新闻专业规范的同时，更成熟地与生成式人工智能协同完成新闻编译任务。

2. 研究综述

2.1. 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新闻教育：从工具引入到角色重构

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渗透到新闻生产的各个环节中，它不再只是用来撰写快讯、产生标题、进行文本的修改工作，而且开始参与到选题和信息的整合当中来。大部分学者认为，该类技术可以提高生产效率、丰富叙事方式，但是也会减弱记者的写作主体性和批判性[4]。因此，若教学体系没有回应，学生就会把写作看作是“自动写作工具”，而不是协同的对象。

人工智能对新闻业的影响也不只是操作上的。研究表明，算法和自动化正在改变新闻生产的组织方式，即选题的依据由原来的以人为主变为以数据为主，内容的分发也由原来的由人为主转变为平台主导，职业角色也由原来的单一职业变成复合型的职业[5]。在此情况下，新闻编译以信息整合和框架建构为主的工作重心也由单一的语言转换，转变为人机协同条件下的选材、改写、把关。

从新闻教育来说，它的回应情况却与行业层面的快速更替大相径庭，有的只是将人工智能零星地融入到技能培养中，有的被规范性的因素所制约，也有的试图把“AI素养”当作目标纳入其中，但是整体上并没有形成相应的教学途径和评价标准[6]。现有的研究大多停留在是否使用技术的层面，对于课程内部怎样组织人机协同、怎样把伦理判断和专业规范嵌入具体的任务上，还需要进一步细化。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已经揭示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给新闻行业和教育带来的深层次影响，但是大多从宏观角度出发，没有对具体的课程情境中学生怎样与技术协同完成任务，特别是新闻编译环节中学生的能力形成进行针对性的研究。

2.2. 新闻编译课程：从文本转换到再叙事能力培养

新闻编译研究渐渐从传统的翻译范畴里分离出来，被当作一种以信息重组为特征的传播活动。有学者认为删节、改写和结构重组不是例外，而是新闻文本在一定的媒介和制度约束下所采取的常规做法[7]。因此新闻编译更接近于再叙事的过程而不是简单的语际转换。

从教学角度来说，新闻编译课既具有语言训练的功能又具有新闻职业能力培养的作用。已有研究认为，采用整合型教学、翻转课堂或者案例教学等方法，可以让学生在真实的任务当中领悟新闻文本的体裁特点和话语手段[8][9]。国内实践也重视通过案例库的创建或者校企合作来把真实的新闻生产过程引入到课堂当中，从而加强学生在信息筛选和立场把握方面的实践能力。

但是目前的研究还存在着三个方面的不足。第一，大多数研究只关注文本策略或者教学模式，对于学生在具体任务中做出的决策过程缺少细致的观察；第二，教学设计大多围绕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来展开，对于技术介入之后任务结构的变化有所忽略；第三，培养目标仍然以翻译能力、新闻采写能力为主，对新闻编译情境下与技术协同工作的能力没有系统的界定。

因此，新闻编译课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教学模式，在生成式人工智能迅速介入的情况下，它的能力结构和教学重点也需要重新考虑。

2.3. 生成式人工智能介入下的新闻编译教学：从效率工具到协同问题

新闻翻译和编译中已经使用了机器翻译及有关的技术。经过研究发现，这些工具对提高信息的完整性以及术语的一致性是有利的，但是对语篇连贯、语体控制和细节处理还需要人工进行修改[10]。教学过程中如果只把其当作“快速生成文本”的手段，那么学生就会停留在表面的替换上，而不能真正理解新

闻文本的结构和立场的建构。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又加深了这一问题。一方面，它使学生容易产生系统化的输出依赖，另一方面又会出现真实性、责任归属、价值判断等问题[11]。相关研究也表明，不同的大模型对于术语的处理以及事实的呈现存在各自的不足之处，只有经过人工核查和编辑之后才能达到新闻规范的要求[12]。

从新闻实践的角度来看，翻译和编译本质上就是一种在各种约束条件下做出的编辑决策的过程，它要对信息取舍、表达方式以及受众需求做出综合的判断[13]。虽然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广泛地介入到过程中，但是它并没有被取代，反而更加需要人的关键环节的把关作用。

目前的研究或是集中于技术性能，或是涉及一般的语言学习环境，而对于新闻编译课堂里学生和人工智能的互动过程，缺少系统的探究也缺少从课程目标、任务设计和评价机制入手，对人机协同能力进行系统建构的研究。本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具体的教学情境为依托，对新闻编译课程中人机协同能力以及培养途径展开研究。

3. 研究设计：场域、能力框架与教学设计路径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怎么做”，即在什么样的课堂场域下观察学生，在什么样的能力框架下进行相对应的教学设计和研究方法检验。

3.1. 研究场域与参与者

本文以某外国语学院新闻学专业《英汉新闻编译》课程为依托。课程面向大三学生，学期总周数为17周，每周2学时，主要教学目的有以下几点，一是理解英文新闻报道的基本体裁和结构，二是掌握外电选材和编译的基本规范，三是能够在具体的媒介平台和受众定位下完成跨语言新闻改写和再叙事。

本研究对象为两个平行班，共95人，文中分别用“实验组”和“对照组”来表示。两班使用的教材、案例库完全一致，授课老师也一样，期末英语水平、专业课成绩没有明显差别。对照组继续沿用原来的新闻编译教学过程，主要是教师示范、文本分析、小组讨论、课后作业；实验组在此基础上加入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以大语言模型为主)，对课堂任务和评价方式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以人机协同能力的培养为中心。

本文不将某个具体的AI产品当作研究对象，而是把“生成式AI工具”看成是具有文本生成、重写、跨语言转换和信息检索等功能的技术集合。允许学生在校方同意的前提下使用大模型，在学生完成作业时对AI使用的部分加以标注，为学生的过程分析以及作品对比提供依据。一方面接近真实的新闻编译学习情境，另一方面给学生人机协同能力的观察提供必要的条件。

3.2. 新闻编译课堂的人机协同能力框架

本研究整合三条已有研究线索：

- ① 新闻编译任务本质的界定[3][7]；
- ② 新闻AI素养与通用AI素养框架中“会用AI”的能力拆解[14]；
- ③ 人机协同研究中关于“人和AI如何分工”的讨论[15]。

根据试点教学和课堂观察，本文将新闻编译课堂中人机协同能力分为五个相互联系的维度

(1) 多源信息筛选与新闻价值判断

学生要在AI所给的信息里辨别出权威出处，比较各个媒体的观点，然后作出选择。课堂上可以观察学生选择引用的段落、排列多源信息的顺序以及作业说明中选材的理由。

(2) 提示词设计与人机分工规划

学生要明确任务目标、平台和受众，把人机分工转化为具体的操作，比如先由AI汇总资料，再由学生完成标题和导语。该维度体现的是由会按键到会用AI的转变。

(3) 对 AI 输出的批判性核查与内容取向审视

学生要对 AI 产生的内容做事实上的验证和立场上的审视,找出其中的错误或者可能存在的偏差。课堂任务以要求附带 AI 输出的原文和修改说明的形式进行观察。

(4) 面向目标受众的再叙事与表达方式调整

学生选择、重组、修改人工智能生成的几个文本选项和原版外电背景材料及话语方式,使之适合于本地受众以及平台的要求。

(5) 技术使用中的规范与职业责任意识

包含 AI 参与标注、抄袭和不当改写行为的边界、敏感话题的风险意识以及受众的信任维护。通过对作业标注 AI 使用环节和说明理由的观察来完成。

就五个维度来说,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在具体的编译任务中一起出现。本文之后的教学设计以及数据分析都会对各个维度的表现进行独立的研究,也会对其组合方式以及发展轨迹进行分析。

3.3. 教学设计——以“行业新闻编译：新能源汽车”单元为例

本文以“行业新闻：新能源汽车”为选题,选取“特斯拉”和“比亚迪”的相关报道来设计英汉新闻编译教学单元。本单元安排在学期中段,学生已经完成了基础体裁的训练,对外电结构和基本译写规范有初步的认识。以具体案例切入,展示生成式人工智能怎样嵌入到新闻编译的流程当中,和前文所述的五个能力维度相对应。

3.3.1. 单元背景与目标

“新能源汽车”话题既有产业属性,又有技术和政策属性,信息量大、来源杂,有利于培养学生在多种材料中筛选、取舍的能力。同时,“特斯拉”和“比亚迪”两者的对比性报道在中外媒体中有着稳定的语态,有利于学生观察不同媒体的角度差异。

课前教师选择路透社、彭博社、英国《金融时报》等媒体 3~4 篇有关报道为材料,让学生补充 1~2 篇中文平台报道进行对比。

本单元在课程通用要求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以下能力的培养目标,即

- (1) 在多源信息与 AI 生成内容中识别关键事实与争议焦点;
- (2) 通过明确提示词表达编译需求,形成初步人机分工意识;
- (3) 对 AI 输出进行必要的事实核查与立场辨析;
- (4) 面向特定受众完成具有明确角度的编译稿;
- (5) 在使用 AI 过程中体现基本规范意识,如标注参与环节、避免简单拼接与改写。

上述目标在任务说明里被明确地表达出来,使学生认识到本单元重点不在于语言转换,而在于 AI 介入下完成具有专业判断的新闻编译实践。

3.3.2. 课前任务与 AI 使用约定

课前任务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信息预处理,即学生对指定的外电进行标注,提取核心信息和报道角度,而不是完成全文翻译;第二部分是既有认知梳理,即学生列举出自己在中文语境中接触过的相关报道,概括出常见的叙事框架,例如技术领先、价格竞争等。

这一安排意在说明学生不是在知识空白状态下使用 AI,而是在已有认知的基础上进行判断。

课程在工具的使用上维持原来的约定,可以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但是需要在作业中注明参与环节,并且保留关键对话记录。本单元更进一步地加强了这一点,把“人机协同的过程”当作可以被观察的教学对象。

3.3.3. 课堂流程与协同机制

本单元以一次双课时的形式进行教学，教学过程是由四个互相衔接的环节组成。

(1) 多源信息梳理：限定无 AI 条件下的初步判断

课堂导入阶段教师不用 AI，学生依照外电材料创建起“信息架构”，把报道的重点事件以及不一样的媒体观点都整理出来。在此基础上，从“信息新颖性”和“受众相关性”两个方面入手，让学生初步形成对新闻价值的判断。该环节对应的是“信息筛选与价值判断”的能力，强调人工判断为主。

(2) 提示词共创：将隐性操作外显化

进入人机协同阶段之后，教师用模糊提示词引导学生去识别不确定因素，再由小组讨论把不确定因素具体化成任务指令，充分考虑限定受众、平台、报道侧重点等。学生根据上述提示和 AI 进行初步的交流，比较不同的提示方式所得到的不同输出。

该过程把“提示词设计”由经验性操作转变为可以讨论的教学内容，对应的是“人机分工和任务表达”的能力。

(3) 批判性核查：对 AI 输出进行结构化检验

各组把 AI 所生成的内容当作候选文本，对事实是否准确、立场倾向是否恰当、信息是否齐全这三个方面展开标注并加以交流。对模糊性表述或潜在的立场偏移进行分析，思考其在中文语境下会产生怎样的传播效果。

经过这样的“对稿”，学生在具体的语境中形成了对于 AI 输出的辨别能力，而不是停留在原则上的“应该质疑”。

(4) 再叙事实：回归人工主导的文本生产

核查之后，学生要选定报道角度和目标平台，独立完成编译稿的撰写工作。AI 可以作为辅助工具来协助查询资料或核对术语，但对标题、导语及结构安排必须由学生不借助 AI 独立完成。对于参考的 AI 内容则要说明取舍理由。

本环节主要体现的是再叙事能力以及规范意识，需要学生在众多的信息和 AI 的介入下形成可以解释的选择路径。

3.3.4. 作业与评价方式

本单元作业有编译稿和“人机协同过程说明”两部分。评价体系从三个方面着手：

- (1) 信息筛选与角度建构：考察选材合理性与议题切入的能力；
- (2) 协同过程呈现：关注提示词设计、人机分工与使用规范；
- (3) 文本完成质量：综合评估语言表达、事实准确性与立场把握。

把“协同过程”加入评价维度之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使用就变成了一种可以被分析的对象，教学从原来的“工具使用”变成了“能力建构”。

4. 研究结果与分析

4.1. 整体学习成效

为了检验新闻编译课堂上学生人机协同能力的提高情况，本文对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前后测成绩进行比较分析。两次测试都使用相同的结构，即英译中、中译英两类新闻编译任务，总分 100 分，评分从选材与角度、结构与逻辑、语言表达和规范意识四个方面综合评定。

描述性统计结果如图 1 所示，实验组(n = 65)和对照组(n = 30)在前测成绩上没有明显差异，但经过一学期的教学干预后，两者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实验组的平均分由原来的 67.3 分提高到现在的 73.1 分(+5.8)，

对照组的平均分则从原来的 69.8 分提高到现在的 70.1 分(+0.3)。

混合设计方差分析结果(表 1)显示组别主效应、时间主效应、组别 × 时间交互效应都是显著的, 组别 × 时间交互效应也显著($F(1,93) = 5.46, p = 0.022$), 即两组成绩变化轨迹有差异。就实验组而言, 其成绩提高明显比对照组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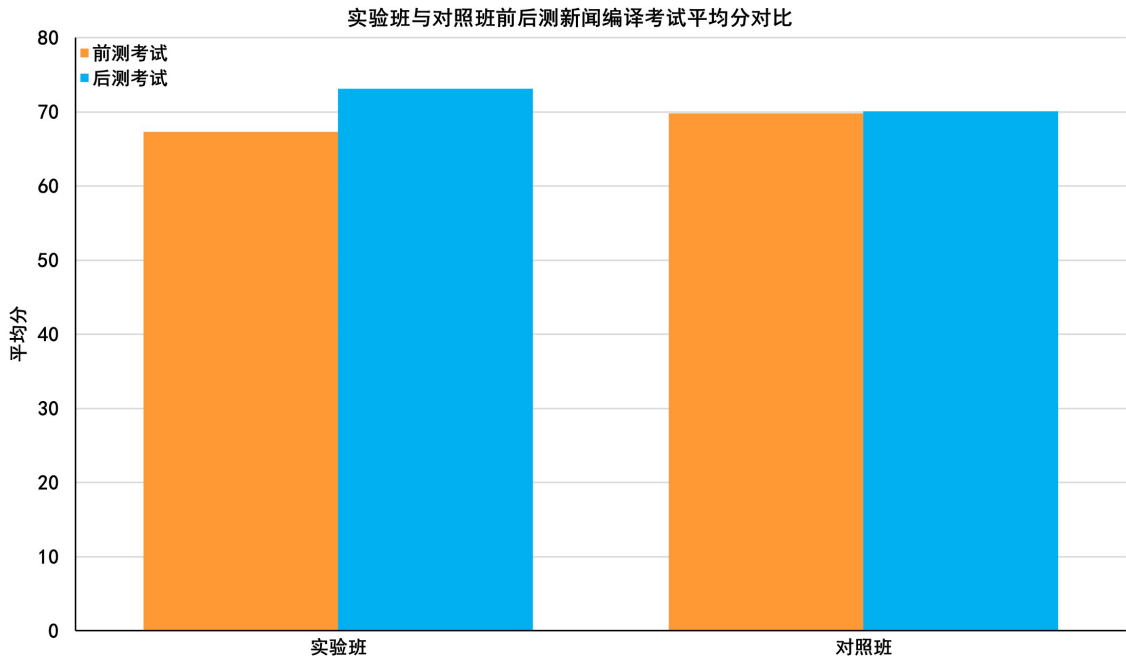


Figure 1. Comparison of news translation scores before and after tests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图 1. 实验组与对照班前后测新闻编译成绩对比

Table 1. Results of a two-way mixed variance analysis of students' human-computer collaboration ability in the news translation course

表 1. 新闻编译课程学生人机协同能力双因素混合方差分析结果

来源	SS	df	MS	F	p	η^2_{partial}
组别(实验组 VS.控制组)	678.651	1	678.651	16.896	<0.001	0.154
误差(组间)	3735.575	93	40.167			
时间(Time) (干预前 VS.干预后)	219.032	1	219.032	4.773	0.031	0.049
组别 × 时间交互效应	250.562	1	250.562	5.461	0.022	0.055
误差(时间)	4267.406	93	45.886			

结合评分记录的质性观察可知, 这种提高不是语言层面的, 而是更多地表现在新闻编译的专业方面, 即实验组学生在财经、科技类题目中能更好地确定报道的角度, 在导语和标题上更能明确地提出信息焦点; 中译英任务中对于语体区分、事实核查、背景处理更加谨慎, 减少了对模糊性表达的直接复制。但对照组语言表达有提高, 但是选材逻辑、规范意识等各方面没有太大的变化。

4.2. 人机协同过程特征

相比成绩的变化, 学生在实际任务中怎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更能体现教学路径的作用机制。在

“新能源汽车”单元结束之后，研究对实验组学生完成一次新闻编译任务所使用的 AI 次数进行统计和整理。从图 2 中可以看出学生和 AI 之间相互互动是多轮反复的，大约有 15% 的学生互动了 11~13 次，有 45% 的学生互动了 8~10 次，有 35% 的学生互动了 5~7 次，只有很少一部分学生的互动次数少于 5 次。这说明大部分学生已经不再把 AI 当作一次性的工具，他们在任务进行的过程中不断使用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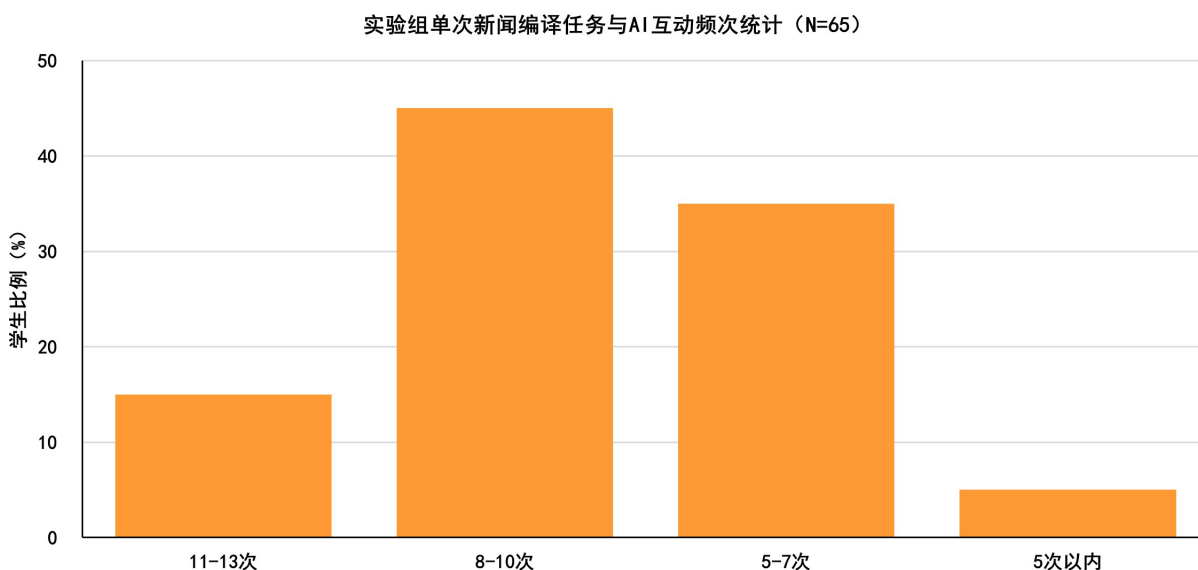


Figure 2. Distribution of AI interaction frequency in a single news compilation task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图 2. 实验组单次新闻编译任务与 AI 互动频次分布

根据问卷和对话记录的分析，学生使用方式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途径。第一类是辅助决策型，即学生先自主阅读材料，再用 AI 对信息进行梳理或者角度的生成，最后自己完成文本的建构；第二类是以文本生成为重心，即反复调整提示词获得比较完整的一篇稿件，最后再筛选、修改。

两种路径的结果有明显的差别，前者生成效率低，但是报道角度集中、结构稳定，后者语言流畅性好，但在缺少判断时，学生容易接受 AI 默认的叙事框架，造成报道重心分散或者立场不明。

互动频率本身不能成为判断能力高低的标准。成绩提高比较明显的同学，他们的 AI 使用一般都集中在清楚的任务上，分阶段获取信息、测试不同的报道角度，在适当的节点主动终止依赖；而一些高频互动的案例则是指令不明、目的不明确，虽然在语言上有所提高，但是很难支撑起完整的新闻表达。从过程上看，成绩提高更多是由于学生逐渐形成了人机分工的意识，而不是增加工具使用强度。

4.3. 人机协同能力维度的具体呈现

五个能力维度不是事先确定好的框架，在具体的新闻编译任务中它们才会逐渐表现出来。从不同题型的前后测对比可以发现其变化。

第一，表现在多源信息的甄别和新闻价值的判定上，财经、科技类英译中题目更加明显。前测时，许多学生面对多篇外电材料的时候，就会陷入“尽可能多地写”的误区，导语里堆积的背景信息太多，而缺少了明确的中心点。在后测中，越来越多的学生会主动收束信息范围，只对价格竞争、监管动向这些主要问题进行叙述，其余内容分层进入正文。与其说语言进步了，不如说处理信息的方式发生了变化，由铺陈材料转向围绕新闻点组织内容。

第二，提示词的设计以及人机分工的变化，在和 AI 互动的细节上更能体现出来。前测阶段，学生给

出的指令比较粗放，因此生成的文本也就没有指向性。随着任务的推进，一些学生会在提示里确定受众、平台和关注点，甚至会有字数或者语体上的限定。更进一步的做法就是把任务拆分成多个部分来完成，先由 AI 给出可以作为报道角度的选择，再从中挑选一个生成导语备选，最后自行整合修改。该类操作还不稳定，但是可以发现学生开始控制流程，而不再是直接接受生成的结果。

第三，批判性核查和内容取向审视的变化比较细微，但是有重要的意义。前测中，“广受欢迎”、“饱受批评”之类的表述经常被直接使用，没有具体的依据。后测的时候，许多学生会主动把具体化，比如补充调查主体、时间范围或者数据来源。表面上看只是细节的调整，其实质上是一种态度的变化，不再默认 AI 输出可以直接使用，而必须回到原始报道或者其它来源进行核对。对于新闻编译来说，它所表现出的“多走一步”习惯，比句子是否复杂更重要。

第四，在叙事、表达方式调整主要出现在行业、体育类题目当中。前测时学生大多按照原文顺序逐句转写，信息密度高但是缺少取舍，对非本土读者来说并不友好。学生后测时，会把背景压缩成只包含一定内容的材料，把标题、导语结构压缩成先说基本事实，后加语境说明。由此可知，学生开始认识到编译不是把中文换成英文，而是要重新组织出一条可以被目标读者理解的叙述路径。

第五，规范和职业责任意识的变化比较缓慢，也不平衡。有些学生对作业中使用的 AI 进行标注，在反思中也会提到某些话题不能直接用生成的表述，可仍然存在照搬生成内容、回避核查的现象。两类现象共存，说明相关意识还处在形成阶段，还没有形成一致的操作习惯。该维度的提高不能靠一个教学环节来完成，需更持久的引导和约束。

5. 讨论

把生成式人工智能带入新闻编译课堂之后，最明显的改变并不是出现在技术操作上，而是学习内容重心的转变。过去的新闻编译课一般被看作是以语言转换为主的训练，评价标准主要是语法是否正确、信息是否完整。本研究教学设计中学生要将和 AI 的互动过程显性化地表现出来，即受众与平台、选择材料与报道角度、AI 参与之处、自身完成之处。结合前文的结果可知，要求一旦落实到具体的任务上，学生对于“编译”的认识就发生了变化，从以前的单纯优化表达变成现在的综合实践过程，包含着判断、分工和责任。

就学习形态而言，生成式 AI 并没有取代原来的任务，只是改变了任务内部的结构。以往课堂对译文的评价大多集中在最终的结果上，而学习过程中决策路径很少被显性地加以关注；而当 AI 介入信息整理、角度生成和文本润色之后，学生就要在诸多环节里不断做出选择，是接受已经形成的叙事框架，还是依照具体的语境来加以修改；是依靠生成的内容，还是回到最初的材料去核对。本文提出的五个能力维度，就是对这一过程性变化的概括。相比于把 AI 看作是效率工具的理解，该框架更重视人作为协同链条中的一种主动参与者，在关键节点上介入、修正、取舍，而不是被固定的输出所左右。这一点也一定程度上回答了既有研究里有关技术会减弱主体性的担心。

在此基础上，新闻编译教学设计重心也要随之改变。与其把注意力集中在“是否使用 AI”上，不如在课程中主动设置一些需要人机合作，但是又不能完全依靠技术来完成的任务。以学生为单位，针对同一个外电提出不同的平台编译方案，解释自己对于原始材料和 AI 生成文本的选择理由，还可以在中译英任务中用“先生成、再拆解、再重写”的方式把对目标受众的理解具体化。其意义就在于把 AI 由潜在的替代者变为可以被调度的资源，并且保留新闻判断和责任归属这个核心环节。也就是说技术可以参与生产，但是文本的立场和后果仍然要由署名者来承担。

从总体上看，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新闻学习环境变量的背景下，新闻编译课程不能回避技术的介入，而应该在已有专业规范的基础上，重新组织学习任务和评价方式，让学生在具体的实践中逐渐形成判断、协同和责任并存的能力结构。

6. 结语

本文以新闻编译课为出发点，在课堂上把生成式人工智能融入到传统编译教学当中，从而对编译教学进行场景化的重构。研究并不把它当作一种简单的写作手段，也不把它从教学中排除出去，而是通过具体的任务设计，把学生和 AI 在新闻生产过程中分工、协商、取舍的过程尽可能展现出来。从新闻编译考试的量化结果和过程性材料可以看出，只要在教学中把多源选材、提示词、人机分工、事实核查、文本改写、规范意识等环节显性化处理，生成式人工智能就不会必然削弱新闻训练，反而会促使学生更主动地形成新闻判断和职业责任意识。

因此本研究提出的一种五维能力框架以及相应的教学路径，并不是一种封闭的模型，而更接近于一种可以调整的课程结构。它的价值不是提供一个固定的模式，而是给课堂中人机协同过程的组织和观察提供了一个比较清楚的参照。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得到的结果仍存在一定局限。首先，样本来源于同一院校的两个平行班，样本结构较为单一，可能影响研究结论的外推性；其次，研究周期主要覆盖一个学期，更多反映的是教学干预下的阶段性变化，对于人机协同能力的长期发展，尤其是批判性思维与新闻判断力的稳定形成，尚缺乏持续性观察。除此之外，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新闻编译教学中的引入，也伴随着若干值得审慎对待的问题。其一，在高频使用情境下，部分学生可能逐渐形成对模型输出的依赖，倾向于在已有生成框架内进行调整，而非重新组织信息与建构叙事路径，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固化学生的思维方式。其二，生成内容在“表述合理”与“事实准确”之间并不总是一致，这使得事实核查的复杂性明显提高，而若核查环节被弱化，则可能对新闻编译的准确性构成隐性风险。其三，在人机协同写作过程中，文本生成、改写与整合的边界趋于模糊，涉及原创性界定、信息来源透明度等问题，在教学层面仍缺乏统一且可操作的规范。因此，生成式人工智能并非单向度地提升学习效果，其在教学中的作用更接近一种“结构性变量”，既可能促进能力生成，也可能在缺乏引导时带来认知与规范层面的偏移。这一双重属性，有必要在后续研究与教学实践中持续加以检视。

在此基础上，后续研究可以尝试把任务类型进一步展开，而不局限于以文字为主的编译形式。例如将对象延伸至视频新闻脚本或数据新闻中的图表说明，因为不同媒介形态在信息密度和表达路径上的差异，往往会改变人机协同的方式，也可能对能力侧重点产生影响。与此同时，课堂中的引导方式也有必要被更具体地呈现出来。从已有实践来看，仅仅说明“可以使用 AI”并不足以支撑有效协同，更关键的是在任务开始前明确使用范围，在过程之中不断要求学生解释其选择依据，并在反馈环节把这些过程重新纳入评价。相应地，教师的角色也不再只是工具的引入者，而是在不同阶段对路径进行提示与修正，使协同过程保持在可解释的范围之内。

最后，新闻编译课程自身进一步完善、新闻教育在生成式人工智能背景下更替等，都得靠在具体教学实践当中不断修改和充实。一方面要更加细致地认识技术在新闻生产中介入的方式和边界，另一方面也要在技术不断嵌入的情况下，不断地确认新闻专业教育的核心目标，即批判性思维、职业伦理和人文关怀等基本素养，仍然应该成为课程设计和能力培养的主要方向。

基金项目

本文系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 2025 年一般规划课题“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新闻编译教学中的创新应用研究”(2025SCG401)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 [1] 张震宇, 洪化清. ChatGPT 支持的外语教学: 赋能、问题与策略[J]. 外语界, 2023(2): 38-44.

-
- [2] Zhu, M. and Wang, C. (2025) A Systematic Review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Language Education from 2013 to 2023: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Implications. *Language Learning & Technology*, **29**, 1-29. <https://doi.org/10.64152/10125/73606>
- [3] Valdeón, R.A. (2025) Journalistic Translation Research Twenty-Five Years on: Methods, Topics and Prospects. *Perspectives*, **33**, 635-653. <https://doi.org/10.1080/0907676X.2025.2516364>
- [4] Pavlik, J.V. (2023) Collaborating with ChatGPT: Considering the Implications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Journalism and Media Education.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or*, **78**, 84-93. <https://doi.org/10.1177/10776958221149577>
- [5] Sonni, A.F., Hafied, H., Irwanto, I. and Latuheru, R. (2024) Digital Newsroom Transformation: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Impa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Journalistic Practices, News Narratives, and Ethical Challenges. *Journalism and Media*, **5**, 1554-1570. <https://doi.org/10.3390/journalmedia5040097>
- [6] Demmar, K. and Neff, T. (2023) Generative AI in Journalism Education: Mapping the State of an Emerging Space of Concerns, Opportunities, and Strategies. *Journalism Education*, **12**, 47-58.
- [7] Dorrیمانesh, P., Aqili, S.V. and Aghagolzadeh, F. (2023) News Translation: A Unique Form of Communication Production.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13**, 193-208.
- [8] El Guindy, A. (2016) Teaching News Translation to Undergraduate Students: Towards an Integrated Model. *Hermes*, **5**, 51-93. <https://doi.org/10.21608/herms.2016.394829>
- [9] Tsai, Y. and Tsai, A. (2017) Flipped Translation Training: The Student Perception. *Studies in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39**, 185-203.
- [10] Yang, Y., Liu, R., Qian, X. and Ni, J. (2023) Performance and Perception: Machine Translation Post-Editing in Chinese English News Translation by Novice Translator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 **10**, 1-8. <https://doi.org/10.1057/s41599-023-02285-7>
- [11] Yan, D. (2023) Impact of ChatGPT on Learners in A L2 Writing Practicum: An Exploratory Investigation. *Educ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28**, 13943-13967. <https://doi.org/10.1007/s10639-023-11742-4>
- [12] 杨双凤. 国内外生成式人工智能新闻文本汉英翻译质量对比研究——以 ChatGPT 与 Kimi 为例[J]. 现代语言学, 2025, 13(5): 416-422.
- [13] 汪钧钧. 浅谈新闻翻译中的编辑[J]. 现代语言学, 2024, 12(7): 9-15.
- [14] Deuze, M. and Beckett, C. (2022) Imagination, Algorithms and News: Developing AI Literacy for Journalism. *Digital Journalism*, **10**, 1913-1918. <https://doi.org/10.1080/21670811.2022.2119152>
- [15] Padovano, A. and Cardamone, M. (2024) Towards Human-AI Collaboration in the Competency-Bas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Process: The Case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Education. *Computers and Educ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7**, Article 100256. <https://doi.org/10.1016/j.caeai.2024.100256>